

望雪

仇士鹏

二十年来，我从一场大雪里路过。如今，我的生命和芸芸众生一起，路过了又一场盛大的冬雪。

它落得那么轻，又那么急。诞生、青春、衰老，它的一生都在人的匆匆一望中。没有鼓点、没有韵脚、没有色彩，它们路过人间，自始至终都是悄悄地、默默地。但当它们路过我眼睛时，却让我的生命泛出了晶莹的光泽。

雪的速度、方向、轨迹，都在说明，它并非无欲无求。它追求一种动态的绚烂，一种自由落体式的激情。你看，它如此忘情，旋转着、飞舞着、翻腾着，像刚学会飞行的精灵，像正在集体降落的候鸟。从来路到归途，从地面到万丈高空，雪席卷了整片天空，创造着、追逐着、推翻着，把肆意的、张扬的、无法压抑的激情挥洒在风的每一条通道里，填满在每一个维度的交汇点中。

这不正是对生命的过程之美最坚定的追求吗？简单得纯粹，纯粹得亦真。在雪的面前，登峰造极的画家与诗人也像是走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

史铁生曾说，生命的开头和结尾都已经注定，只有过程才是人唯一可以书写的部分，也是生命的意义得以存在、展现与阐释的载体。雪把这句话贯彻在了它的姿态、气度、精神中。飘落时，每一秒里都塞

满了它精心设计的舞姿，或是在云中时就已经构思的，或是在风中灵光乍现即兴编出，一切都信手拈来。它清楚这短暂、无常的旅程随时都可能停止，于是它竭尽全力，展现着生命的一切精彩的可能，要把所有彻骨寒诞生出的扑鼻香和风中送来的神来之笔都留在三万丈的飞翔中。等它落地后，它已经把名字与温度归还给了长空。于是这场吹过一年又一年的风又将在明年继续吹彻人间。望雪的人站在雪中，也站在了矢志不渝与满腔热忱的心跳中。

而雪的洁白、厚度、光泽，也在说明，它并非冷酷无情。大雪落下，一切都被覆盖。伤痕累累的田野、不堪回首的泥泞，全都在这一场大雪拥入怀中，结出白色的痴，敷上白色的药膏，绑上白色的纱巾。雪悲悯世间的一切遗憾与不幸，发下宏愿要用无暇与优美为世间带来慰藉与救赎，所以它的动作是如此轻柔，生怕触碰到万物疼痛的神经，每叠上一枚雪花都分外小心翼翼，不自己的力量超过冬眠的梦想微弱的张力。不知不觉间，草地上的雪就从轻纱变成了毛毯，变成了羽绒被。

一年四季，冬为末。把枯萎的、断裂的故事埋进记忆的深处，在雪的魔法下，它们将化作腐殖质，成为来年春天最好的肥料，竹笋会从中

纷纷破土而出。在有意与无意中，人与雪履行着千年来无言的约定。

想起林清玄的《煮雪》：“传说在北极的人因为天寒地冻，一开口说话就结成冰雪，对方听不见，只好回家慢慢地烤来听……遇到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话就好办了，把结成的冰随意弃置就可以了。”日子里总有一些入木三分、力透纸背的阴影，不仅让深夜不得安宁，而且总想着翻过墙头，钻进晨曦，到新的一年兴风作浪。它们日积月累，便让墙角生出了苔藓，让湖泊生出了蓝藻。

这时，在心里下一场雪吧，一场酣畅淋漓、铺天盖地的雪，用最洁白的颜色作为它们最后的结局。把它们封存在冰雪之中，压在永冻土之下，等到我们历经岁月的酷暑与风霜，把一颗心锻炼得无比强大后，再让它们从雪中取出来，以前的风暴此时便只能拨动柳条，以前的深渊此时成了水坑。把它们逐一击破，或者让它们永远处在遗忘的地平线外，用冰雪筑起防线。我们的世界，洁净、晴朗、明亮。

雪，让生活有了缓冲，也让情调与诗意得到了守护。世人常用冷酷搭配无情，可雪是例外，它柔软、温暖，否则，为什么会如此洁白，白得醇厚，白得发光，白得透亮？望雪的人，脸上难以抑制地浮现出一抹心满意足的微笑。

望见未来

曾志田

我再次踏入这所深山里的农村中学校园，是在将近四十年之后。其时，天高云远，阳光温柔。美丽校园中宽敞明亮的多功能教室里琅琅书声与山岗上的松涛阵阵应和；仪器繁多的实验室让学生兴趣盎然；幽静雅致的图书室书香弥漫的情境伴随着青春的律动走向诗和远方；环形塑胶跑道围绕着一个洁净操场，学子们在尽情玩耍……

正值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正在校园边角上的一小块空地上滚铁环、打石子、单脚斗鸡寻开心，老师挥舞着铁锤使劲地敲着一块用铁丝吊在樟树上的锈迹斑斑的铁片，“叮叮”的声音一下子刺疼了我们的兴致。我们不愿不情愿地走进教室，好像觅食的鸡被赶进了鸡棚。

教室里本来有四个窗子，但其中一个窗子破烂得实在不像话，老师就自作主张用砖头砌死了。冬天里成捆成捆的北风从另外三个窗子往里灌，吹得我们像在旷野中毫无遮挡的小草一样东倒西歪。墙壁大多已经剥落，黄土黑灰混在一起，而蜈蚣蜘蛛之类的爬虫在里面快活地蠕动。

我的学校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创建，年久失修，早几年又一度停办。我们一走进阴湿的教室，听着代课老师讲课，心情也跟着发霉。代课老师讲过历史、政治、体育，哪科少了老师她就讲哪科。

虽然校园是这样破烂不堪，教学质量也不尽如人意，但它是山里孩子唯一能读书的地方。

我家除了种几亩稻田和一小

块地获得微薄的收成，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爷爷身患重病几乎没有钱治疗。每天上学看到父母亲那欲言又止的难堪神情，我像做了贼似的心虚，总是慌慌张张。晚上在跟湿的梦中醒来想到再也不能上学，一生将禁锢在这个偏僻贫穷的山村，泪水就蓄满了眼眶。好在最终因了舅舅的资助，我才得以完成学业。

同桌刘庆就没这么幸运了。他酷爱学习，成绩也比我优秀。他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得了一种不好治的病，弟弟又要上学，生活治疗费学费……其实这个家庭什么费用都无法承受。一个野杜鹃花怒放、棉花香飘四溢的日子，他突然笑着对我说：“明天，我不上学了。”野杜鹃花却将他眼底映得通红，就像火焰将他的余烬、棉花似的泪水随风散落。

四十年后，我跟随市教育局的同志到罗霄山区农村中学调研。罗霄山走着走着，就走成了大布架，徐徐把许多个村庄裹了起来。高山毫无遮挡的小草一样东倒西歪。墙壁大多已经剥落，黄土黑灰混在一起，而蜈蚣蜘蛛之类的爬虫在里面快活地蠕动。

我的母校——攸县上云桥中学也是这些省级标准化学校中的一座。

花园式的校园器宇宏伟地盘踞在半山，蜿蜒的洙水河在前多前环绕，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叙事；雄伟的架架峰倚后耸入云天，正在壮

怀激烈地抒情。踏入母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高耸立如擎天柱一般的高标准现代化教学楼，“育才楼”三个金色大字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左边是融音乐教学、美术教学、图书室等为一体的庄重雅致的综合楼及宽敞的学术报告厅；右边是干净规范的餐厅和气势辉煌的会堂；后面是宽广的操场还有周围围上塑胶的洁净跑道。整个校园采用赭红作为主色调，色彩明快，宛如栖居在黛青山脉之间一片充满诗意的红树林，更如一团熊熊燃烧光芒四射的红色火焰，让山岭冷峻瞬间生色，灵气勃发。

随着优美悦耳的音乐铃声，同学们像飞舞的蝴蝶回到了教室。课堂上我们看到老师谭淑月正在用多媒体互动电子白板给孩子们上课。教学内容可以在白板上通过动画演示，还能对书写内容进行拖曳、加粗、旋转，孩子们的兴趣很高，争相讨论发言，成了课堂上的真正的主人。走向教学楼顶部眺望，已致富的山民新建的漂亮民居群错落有致地簇拥在周围，教学楼拔地而起似乎已经超过了山的高度。远山已经失去了质感，只留下一抹青翠深远的形态贴在蓝天，再也不会成为山里孩子的禁锢，反而成了美丽校园的规模宏大的天然背景。

除了几棵年龄久远的樟树，我再也找不出她四十年前的丝毫痕迹。母校长兴致勃勃地给我们介绍：上云桥中学2013年开始扩建校舍，以后多年不断修建完善。

远山如黛，诗一般洁白的云朵飘洒在校园上方海水般湛蓝的天空。最多情的河流对着最妩媚的花朵，最雄伟的山峰对着最美丽的校园。我站在大山深处，仿佛清晰望见山乡美好的未来……



诗歌

腊八节

杨军

亲爱的，可有人为你端来
满满一碗粥，为你驱除寒邪祭把八神
为你穿透无穷岁月，收藏汗水冷液
在腊月初八这一天，支一口大锅
熬一锅五谷杂粮，沸腾
祈福求寿，避灾迎祥

这就是腊八啦，集聚齐
一鼎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恭迎
喝一口大家粥，看
年意近了，美丽的春天已经在望
就让我们齐声恭诵：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

这是温暖的粥食节，那一碗温柔
给将要离去的冬天饯行
花朵覆盖过的大地，正像我们的幼儿
醒来，白雪盈乳汁，替为母者
喂养一切生灵，记一元之始
哺生之所需，无非一个衣食轮回



小小说

“阳”光

谭圣林

抗原测试，两道杠，茜茜子阳了。婆婆触电一般打了个激灵，戴口罩，戴手套，把媳妇茜茜子刚用过的碗筷和茶杯，开水消毒，一骨碌塞进消毒柜。然后抱起正在吃香菇水饺的孙子顿兜，一把推进卧室，孩子见奶奶脸色像镀了铁，以为犯错，嘟嘟囔囔地挪动着脚步。茜茜子仿佛被寒风吹了几鞭，她眼前快闪，使劲自我流调。

新十条出来后，她的个人防护丝毫未解封，口罩升级，酒精入色，在小区和单位院子遇见陌生人，都是让行对方，偶遇个别不戴口罩的或口罩戴得敷衍的，快速反方向逃也似的离开。

大前天，茜茜子去银行柜台办了业务，大厅里有三五个老人取了号候着，他们都是抵抗力弱势一族，大厅里密闭如封，莫非是在那里感染的？

前天晚上，顿兜睡觉几次踢翻被子，茜茜子半夜起来招呼这老祖宗，当时还打了个喷嚏，难道是触发了“开关”？

早上坐公交去上班，周围寥寥无几人，但阳过之人或明或暗就在稀稀拉拉的人流中奔波，擦肩而过的生活呼吸难免交集。

昨天中午，茜茜子抽空去了趟隔壁的中医针灸科。扎银针，推拿筋骨，纾困解乏。但走出医院大门时，听见一提着胸片片子的患者一边咳嗽一边埋怨说：“医院的空气里都可以摸得到病毒。”看来，在这里中彩也有可能。

无论怎么样，茜茜子赶紧躲进次卧房，关门进入隔离状态。又打电话给下班路上的老公阳意子，通报病情，告诉他，回来做晚饭，洗衣服，带崽看动漫哄睡觉。

第二天，静默在房里像坐月子的茜茜子，一身开始酸痛，肌肉夹层仿佛掺入了沙子在搅和。早餐鸡蛋面，中晚餐肉鱼蔬菜，单独用大碗送到门口，自己取用。一张门，成了不可逾越的界线。吃过感冒药，昏昏沉沉，倒头就睡。直到晚上七点半，茜茜子醒来听到了客厅电视天气预报的声音，感觉到口干舌燥，隔着门连喊了几遍，居然没有回应。这就奇怪了，婆婆和老公在客厅交谈说要用电煮条一下房子的事都听得清清楚楚，莫非他们故意不理人，怕染病上身？俺可是一整天没喝水了。

本版投稿邮箱
420918118@qq.com

03

株洲日报

文苑
WEN YUAN



责任编辑/朱洁
2023年1月11日 星期四
美术编辑/黄洞庭
校对/杨卓

随笔

煨芋听雪声

王太生

林语堂在《吃草与吃肉》一文中说，“世上只有两种动物，一为吃草动物，包括牛羊及思想家；一为食肉动物，包括虎狼及事业家。吃草动物只管自己的事，故心气和善良如牛羊；吃肉动物专管人家的事，故多奸险狡黠，长于应付、笼络、算计、扶持、指挥……”

中年人大多属于“食草动物”，不紧不慢，少肉食，喜吃蔬。比如芋头，似乎是一夜之间，意识到它的好，其实做法也很简单，把芋头切成块，下油锅炒，入酱油、醋、料酒等，盖上锅盖红烧，绵糯鲜香，味道确实不错。

芋头，性润喜湿，叶子刚从地缝里钻出来，绿碧碧的。芋头挺张扬的，叶片挤挤挨挨，你碰着我，我挤着你，层层叠叠，高高低低，铺满整个水岸空间。

红烧芋头，挺喜欢的一种吃法，芋头从中间切两半，锅里放油，油热后放入白糖，将糖炒成褐色，放入芋头，让芋头均匀的裹上糖色。锅中添水，中火炖，收汁后出锅；还可以煲汤，芋丁、嫩豆腐煲在一起，咕嘟咕嘟滚开的汤，放入青蒜末，一锅汤，增味提香——这是在冬天食芋头。

芋头的生长适应能力强，汪曾祺在《人间草木》里说，他发现过一堆煤块里竟然长出一棵芋头，“大概不知是谁把一个不中吃的芋头随手扔在煤堆里，它竟然活了。没有土壤，更没有肥料，仅仅靠了一点雨水，它，长出了几片碧绿的肥厚的大叶子，在微风里高高兴兴地摇曳着。在寂寥的砾砾之中看到这几片绿叶，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喜欢。”

芋头好种，我的一个邻居，把芋头种在车库门前的花圃里，独栽了一棵，芋头叶片又大又高，绿碧碧的，也有观赏价值。

袁枚《随园食单》里说，“芋性柔腻，入荤入素俱可。或切碎作羹羹，或爆肉，或同豆腐加酱油爆。徐兆璜明府家，选小芋子，入嫩椒煨汤，炒极！惜其制法未传。大抵只用作料，不用水。”仿佛看到一个人，在案板上将芋头切碎，与诸物搭配，煨或煮，木头锅盖上蒸汽突突地冒着。

我想，食物与年龄有一些关系。

中年的食物融会贯通。我喜欢萝卜、萝卜烧鱼，将萝卜块用开水焯过，与鱼红烧合煮，萝卜吸附鱼的腥气的过程中，自身也有了鲜气，这样萝卜与鱼一锅鲜。

中年的食物平平淡淡。胡萝卜的鲜，鲜艳的橙黄。一根粗粗的胡萝卜，寥寥寥寥几笔水墨小品，斜斜在一圈又一圈清晰年轮的白梨木砧板上，用张小泉菜刀轻轻切片，一片一片，铺了满满一碟，水盈盈的橙黄，显现出来；青菜的绿，是一种翠绿。裹紧的叶片，一瓣一瓣地翻开，泡在清水里洗，会看见叶片上分布阳光岁月的奔跑筋络。茎是浅浅的碧，玛瑙和绿玉的颜色。

遥想古人一簞食，一瓢饮，讲究仪式感，程序、步骤、时间、温度、火候，都有严格而慎重的操作，心无旁骛，绝不拔苗助长，也不投机取巧，不温不火，从容做来，看似悠悠的节奏，在收获的那一刻，才知道所有的付出和期待都是值得的，糯香甘醇，滋味悠长，这些都与中年有关。

中年的食物，接地气，润肠胃，舒坦踏实，少浮气，去躁气，让人心气平和。

再说煨芋，其中就有着中年人一贯的笃定，耐得住性子，守得寂寞，慢慢地煨，火候一到，芋就熟了。“会拣最幽处，煨芋听雪声”，年轻时在漫天大雪中呼号奔走；及至年岁渐长，喜寂静，找一个人少的地方，拥炉煨芋，一边闻着芋香，一边听雪落旷野，便是自在独行的乐趣了。